

李达同志遗著五篇

评第四国际^①

（一九二二年四月）

第一国际是受了马克思的影响于一八六四年在伦敦创立的，第二国际是继续第一国际于一八八九年在巴黎成立的，第三国际是复活第一国际于一九一九年在莫斯科成立的。

第一国际拟定了无产阶级解放的方针，指示了世界革命运动的策略，第二国际把无产阶级组织了，训练了；第三国际把第一国际计划实现了，完成了。

第一国际是因为当时政治形势所迫，不得已归于停顿的，第二国际被一般机会主义改良主义的领袖引上错路，已丧失无产阶级的信仰了；第三国际起来揭发第二国际的虚伪，从新决定用武装的争斗，企图世界革命，建设国际劳农共和国，以劳农政府的形式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国际成立以来，恰好三年了，全世界共产党的运动发展得异常迅速。据第三国际书记部的报告，差不多无论什么国家，凡是有劳动阶级存在的地方，都有了共产主义党派的组织，而且他们的活动，很引起世人的注目，可知第三国际很得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同情和援助。所以第三国际正如旭日东升，无产阶级都景仰他，支持他；第二国际正如西山落日，快要沉没，无产阶级都唾弃他，离开他了。

然而同时成立的又有两个国际：一个是骑墙派所组织的第二半国际^②，一个是极“左”派所组织的第四国际。第二半国际是德意志独立社会党、法兰西联合社会党、英吉利独立劳动党等团体所组织的，他们既不加入第三国际，又不加入第二国际，徘徊歧路，无所适从，虽欲独树一帜，而自去年经英国劳动党拒绝后，已是不能支持了。只有第四国际是德国共产劳动党和荷兰葡萄牙游哥斯拉夫以及英国相似之团体所组织的。他们打着共产主义的旗帜，却不

① 第四国际，一九二一年十月由英、德、荷、葡等国的共产主义极“左”派团体在柏林成立。不与第三国际合作，另树一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时间不长，影响不大。——编者注，下同。

② 第二半国际，是一九二一年二月在维也纳举行的各中派政党和集团的代表会议上成立的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又称维也纳国际）。这些政党和集团在革命工人群众的压力下暂时退出了第二国际，表面上站在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之间，实际上遵循着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路线，妄图阻止工人群众站到第三国际方面，削弱共产党人在世界各国日益增长的影响，所以被称为第二半国际。一九二三年，第二半国际又和第二国际合并了。

肯和第三国际合作，这确是耸动世界无产阶级观听的事实，很值得我们研究。

据第四国际的宣言书看起来，据第四国际理论的指导者郭泰^①的言论看起来，第四国际也和第三国际同奉共产主义，也赞成无产阶级专政。就这点说，可知第四国际所信奉的根本原理完全和第三国际相同，其不同处只因为一手段有差别。换句话说，第四国际所以和第三国际对立，并不是因为主义不同，乃是因为些少的问题闹孩子气罢了。

第四国际对于第三国际的政策所不满意的地方，大约可分为下列五点，今依次论述于下：

一，指导者的问题；二，劳动组合运动；三，议会运动；四，农村运动；五，俄国的新经济政策。

二

无产阶级要实行革命，必有一个共产党从中指导，才有胜利之可言。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之所以成功，与一八七一年巴黎共产团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一个有共产党任指挥而一个没有。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在夺取政权实行劳工专政。政权必须用武装方能夺到手，既用武装就不能不有严密的组织，什么劳动者自由的结合，完全没有用处。阶级争斗，就是战争，一切作战计划，全靠参谋部筹划出来，方可以操胜算。这参谋部就是共产党。关于这一点，我以为第三国际的主张是对的。

第四国际不赞成无产阶级有独立的政党，以为无产阶级革命应由全体无产阶级加入，而不承认少数先觉劳动者所组成的共产党立在指导地位。这种主张在理论上我是赞成的。谁也希望个个无产者都变成革命的英雄，因为无产阶级全体若都觉悟了，资本阶级自然要倒的。这样，与其依赖少数指导者来指导革命，当然不如使全体都变成指导人。但在事实上不是这样。“阶级”和“政党”并不是一样东西。就现在说，世界无产阶级大都被一般机会主义者、改良论者、基督教徒以及有产阶级爪牙弄污秽了。换句话说，多数工人阶级觉悟的萌芽，都被那班黄色领袖践踏了。他们被那班领袖的邪说所迷，还不感觉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甚至有时还甘愿为有产阶级所利用。照这样，若如第四国际的主张，要希望全体无产阶级都变成革命的指导人，这恐怕要成问题了。无产阶级若没有一个共产党来领导，决不能从有产阶级手里，从那班昏迷的领袖们手里解放出来的。

大凡一个革命，总是少数发动，多数顺应的。少数有革命精神的先组织一个精密的团体，把这种精神贯彻到全体，从事组织、训练，以至于成就，却不是顺从多数的意见的。刚才说过，世界无产阶级还陷溺在不觉悟的途中，譬如欧战当时，各国大多数劳动者都被爱国的社会主义所惑，反为有产阶级争利益而战。象这种无觉悟的大多数工人，应该由少数有阶级觉悟的人来启发他们，引他们到觉悟的途上去，决不可以顺应他们的。若以少数觉悟的去盲从多数无觉悟的，就要糟到极点。所以无产阶级革命，应先由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组织一个共产党作指导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柱石，是无产阶级的头脑，共产党人散布到全体中间宣传革命，实行革命。

^① 郭泰，即格尔曼·果特(1864—1927)，荷兰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支持十月革命。一九一八年，他成为左翼无政府工团主义组织的首领，从此逐渐离开共产主义运动。

共产党不仅在革命以前是重要；即在革命时也是重要；革命之后又须监护劳农会，尤其重要。除非到共产主义完全实现的时代，共产党不可一日不存在。

三

关于劳动组合运动的问题，第三国际主张共产党人加入一切已成的劳动组合，用坚忍持久的力量使其共产主义化；第四国际主张退出旧式劳动组合而另集共产主义劳动者，组织共产主义劳动组合。对于这问题，我也承认第三国际的主张较为有效。

世界革命在俄国发动以来，到现在已四五年了，各先进国无产阶级所以至今还未响应，德国社会革命所以成为流产的原因，实因为有一个最大的障碍力。这障碍力就是各国已成的劳动组合。这些劳动组合大概都是在资本主义势力之下组织起来，其目的在于改善劳动者的地位。他们向来被那班黄色第二国际的领袖们所指导，被磨钝了阶级的自觉心，所以弄得腐败不堪，被加上了黄色劳动组合的徽号。他们不但不知反抗有产阶级，甚至有时还替有产阶级出力来反对共产主义。现在德国属于这种组合的人员达八百万，在英国亦有同样的数目。试问以如许无产阶级觉悟的分子，夹在两阶级之间做缓冲机，共产主义的革命又怎能实现呢？然而他们虽然没有十分阶级的觉悟，却是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共产党的天职，以组织训练无产阶级为己任的，所以一面要组织劳动组合以外的劳动者而加以训练，一面要唤醒劳动组合员而引为同志。这样，共产主义军队的势力才能够雄厚起来，方有胜利的希望。

若照第四国际的办法，把一切黄色劳动组合都看做是腐败不堪的东西，而主张共产主义分子一律退了出来。那么，结果无非分裂无产阶级为共产主义与非共产主义的两派罢了。共产主义者在无产阶级中另占一个区域，而非共产主义者将永远脱离不了那班黄色领袖的支配，永远受不到共产主义的洗礼，这简直是放弃有组织的无产阶级了。这简直是替那班黄色领袖，譬如雷金孔巴斯亨德逊一流人淘汰他们组合中的共产主义分子。殊不知那些黄色的劳动组合，固然是腐败不堪，令人失望，但若共产主义分子下了决心加入其中运动，不见得不能使他们共产主义化。假使有几万的共产党员加入各组合中组织共产主义的核心，撒布共产主义种子使他发酵起来，一面更用别种宣传方法和那班黄色领袖抗争，结果一定可以得到若干同志加入自己的队伍中来。若是黄色国际所领导的那许多黄色组合都共产主义化了，世界革命马上就会实现。俄国共产党从少数党手里夺取劳动组合，正是用这个法子。现在英美德各国劳动组合比大战以前大不同了。他们之中都增了左派的分子，这便是共产主义发酵方法的效验。但第四国际却不肯照办，偏要和旧式组合同盟绝交，用关门的法子以进行部落式的共产主义。德国共产劳动党脱离黄色劳动组合以来，八百万黄色的组合员更趋于保守了。这事在他仍以为洁身自好，我却以为是大大的失败。

四

其次关于议会运动的问题，亦有不同的主张。

第三国际主张共产党人参加第三阶级议会宣传革命。

第四国际主张对第三阶级议会同盟绝交。

我读德国社会民主党运动史的时候，看见柏柏尔、布拉克、老李卜克内西诸人最初在议

会中的活动方法，真是巧妙绝伦，铁血宰相大为所窘，而劳工们对于社会党的同情亦是有加无已。象这样利用议会宣传，实是极好的模范。但是后来资本主义势力扩大，他们就忘记了社会革命的目的，只顾目前利益，借第三阶级议会为立法运动了。逐末忘本，遂至于卖却劳动阶级而不顾，这是惹起世人厌恶议会主义的根本原因。

然而第三阶级的议会却不是绝对不可以利用的。共产党对于革命运动，凡在可能的范围内，没有不利用。共产党人若是抱着革命目的跑进议会去，利用议会而不为议会所利用，定可以得到很好的成绩。小李卜克内西在德意志帝国议会揭破军国主义的假面具，很得了无产阶级的信仰。其次如贺格兰在瑞典干的也是一样。又如俄国多数党在克伦斯基时代的议会内所收的效果，也都很对。

宣传主义最好莫如利用资本阶级的报纸。资本阶级的报纸销路很广，许多都市和僻地的工人和农民，大概都看这类报纸。而且这类报纸说的话，比较上易使人民信用。共产党若能利用这类报纸作宣传，效力必大。而欲利用这类报纸宣传，至好莫如到议会去演说。议会中的演说辞，无论甚么报纸都不能隐瞒的，就是有些怀偏见的报纸要为有利于资本阶级的报告而共产党议员所辩论的事实总隐瞒不了。全国有国会，地方有地方议会，共产党若都有使徒走进议会去努力揭破资本阶级政府的虚伪，陈述资本主义的罪恶，宣布共产主义的好处，唤起劳动阶级的自觉，那么，象这类演说辞，全国的地方的一切报纸，都必记载出来，宣传事业比这再好没有了。共产党处在第三阶级治下，很难发行痛快的印刷物，而合法的出版品，又须顾虑到触忌政府的条文。总之，无论怎样，共产党在议会中要说的话，平日决不能在合法的党报上登载的。

最紧要的，临到革命机会成熟的时候，临到内乱将起的时候，凡在议会的共产党员一奉到中央委员会的命令，就即时一致在议会内发作起来，和议会以外的无产阶级相呼应，一面毁掉第三阶级政府的机关，一面另组无产阶级的政府，这便是夺取政权最好的时机。利用议会宣传革命，实有这样好处。所以第四国际那种要和议会绝缘的主张，未免错过大好机会了。

五

其次关于农村运动问题，第三国际的主张亦很有条理。社会革命，工业劳动者固然是主力军，而非与农村无产阶级结合，就不易成就。这一点理论非常浅显，但第四国际领袖郭泰却不以为然。他说，城市无产阶级之应联络农村无产阶级革命，在农业国的俄国是对的，在东亚各农业国也是对的，至西欧各国则不然，西欧各国农民至少也有一片土地，纯粹农村无产阶级很少，所以所取的方向和俄国是不相同的。这种话固然也有相当理由，但社会革命最初实应联络农村中这种半无产阶级，至少也要运动他们严守中立，才可以减少阻碍力。所以第三国际对农村运动的主张，并不见得不能适用于欧洲方面。

其次关于劳农俄国所行的新经济政策，譬如和农民妥协以及和资本主义国家通商等事，亦颇有非难。这种非难，实在没有理由。劳农俄国之行新经济政策，是否违背共产主义原则，我想共产主义者必能了解，决不会象资本阶级那样诬谤的。至于俄国之所以要和资本主义国家通商，系出万不得已。若使西欧果有几个大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俄国又何至于降格和资本主义国家通商！可惜第四国际的领袖郭泰的荷兰，班格哈司特夫人的英国不曾变为共产主义国

家，不然，俄国便可和社会主义国家通商了。

六

由以上所述看来，第四国际所以和第三国际对立，是因为手段不同，并不是因为有什么非分裂不可的理由。我们知道，第三国际之所以脱离第二国际，是因为主义不同，即是前者是共产主义的，后者是非共产主义的；前者是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后者是主张第三阶级民治的。至于第四国际既然和第三国际在原则上是一致，就不应因为些少进行计划不同而遽行分裂。若因些少进行计划不同而遽行分裂，则所谓国际的价值也就可想而知了。

资本主义已经把自己的坟坑掘好了。欧战刚告终的时候，资本主义已将属圻，不过因为东亚一块避难所，得以苟延残喘于暂时罢了。然而去属圻的时期终不远了，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正在准备着最末次的大战争，爆发就在目前了。

自从一九一七年世界无产阶级和世界资本阶级第一次在俄国交战以后，无日不在战争状态中，所以无产阶级，应当用十分急进的作战的精神，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猛烈的从事宣传、运动、组织、训练，务期军势充实，以便一鼓推倒资本阶级。千金一刻的光阴，只应努力实行，岂可清谈误事。否则，若当战事进行之中而犹高谈阔论，贻误戎机，这便是故意分裂无产阶级，等于放弃世界革命。我极希望第四国际的创始人，能够牺牲一点意见，勿固执“国家的布尔什维主义”或“爱国的布尔什维主义”，勿帮助敌人攻击第三国际，务为和第三国际并合起来，完成世界革命。所以我的结语是：

阶级的白兵战快接近了，世界劳动者团结起来！

一九二二，四，二二，于上海

(原载 1922 年 7 月《新青年》第 9 卷第 6 号)

马克思学说与中国

(一九二三年五月)

中国共产党在去年曾经发表一个宣言，据那宣言看起来，他们共产党的目的是在于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战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达到共产主义的社会；他们目前的政治主张是在于引导无产阶级帮助民主主义革命，和国内民主革命党派(如国民党之类)合作，共同推翻军阀的政治。

这个宣言出世以后，引起了各方面许多反响，这些反响，据我的见闻所及，大概可以分为两派。一为反动派，他们持反对的态度，说中国产业幼稚，刻下不应提倡社会革命，使中国紊乱不堪。一为社会主义派，他们赞成共产党的宗旨，却非难共产党目前的政治主张。关